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仙館筆記序

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其年冬葬夫人於錢唐之右台山余亦自營生壙於其左旋於其旁買得隙地一區築屋三間竹籬環之雜蒔花木顏之曰右台仙館余至湖上或居俞樓或居斯館謝絕冠蓋晤對松楸人外之游其在斯乎余吳下有曲園即有曲園雜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即有俞樓雜纂五十卷右台仙館安得無書而精力衰頹不能復有撰述乃以所著筆記歸之筆記者雜記平時所見所聞蓋搜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嗟乎

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爲右台仙館之書歟曲園居士自記

附錄徵求異聞啟并小詩二首

余今歲行年六十矣學問之道日就荒蕪著述之事行將廢輟書生結習未能盡忘姑記舊聞以銷暇日而所聞所見必由集腋而成予以求竊有之鄉之意伏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各舉怪怪奇奇之事爲我原原本本而書寄來春在堂助作秋燈叢話約以十事爲率如其多則更佳先將二絕爲媒幸勿置之不答

褎然不復事丹鉛六十原非少壯學年正似東坡老無

事聽人說鬼便欣然

郭沖五事太寥寥戲學姚榮十事要不論搜神兼志

怪妄言亦可慰無聊

石台仙館筆記一

曲園居士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啜其餘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冢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即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攜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即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

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即載潁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掇拾見聞。成斯筆記。

而首以厲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爲所擄。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既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攜瞽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氏。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鋌。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僞爲瞽人耳。瞽婦則其續娶者也。因大歡慰。親黨畢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

有陰德乎。

吾兄爾甯太守。官廈門同知時。署附近有僧寺。曰碧山巖寺。僧月碧禪。能詩畫。貌亦恂恂。世屬風雅。署中潘少梅蔡瑜卿諸君。皆喜與之遊。一日忽具牒請還俗。吾兄素不喜僧。罵之曰。今日既欲還俗。當初何必出家耶。呵叱而遣之。碧禪故與署中吏魁某甲有隙。疑其譖於官也。是晚甲自署歸其家。經山一隘巷。聞碧禪呼其名。回顧之。則已剚刃於胸。出於背。某甲猶能帶刃狂奔至家。告家人曰。碧禪殺我。言已。倒地而絕。事聞於官。吾兄命捕碧禪。不得。數月後。有人於署後山上見碧禪。則已有

髮辮矣。呼曰。碧禪在此。碧禪飛一足。蹴其人仆地。而自從山後躍而下。捷如飛鳥。望之見其帽墜於地。辮乃綴於帽。非眞髮也。嗣後署中一幕友王姓者房中每夜窗戶不開。而頻有所失。其所失物則皆得之署後山穴中。疑碧禪所爲也。閱時既久。捕事益懈。而王姓者失物亦愈稀。已而吾兄調福防同知以去。繼之者爲龔司馬知此事命捕之。有金姓者。偵知其在奴樓。糾衆以往。碧禪見衆至。自樓窗躍至平地。復從平地躍至屋上。頃刻絕跡。而龔司馬於內室中得一書云。吾與汝無讐。汝捕吾。何也。然汝亦欲升官耳。吾不汝怨。汝他日還省。當訪我

於鼓山也。大駭。不知所自來。疑其人蓋古劍客之流也。乃不復言捕翠雲。及任滿還省垣。竟不敢至鼓山。而翠雲始終不可得也。

那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飭纖趾。望之楚楚然。能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略能上口。年及笄。嫁川弁兒。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推背人啜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慼。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爲得佳壻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卽仳離。乃嫁一賈人爲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

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逾周甲。得之爲繼室。甚愛之。黃妻久病。謀以爲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雖謙。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衰。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節。附葬如禮焉。此女四易所天。不爲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即得良婿。必爲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歷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質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豫讓衆人國士之言。本

非正論。而非女子所得聞見也。

江西玉山縣。有水南寺。亦古刹也。有老僧曰月印。年六十餘。終日坐一室誦經。足不出戶。戒行頗高。畜一狗。十許年矣。每月印誦經。狗必往聽。一聞木魚聲。輒搖尾而至。僧俗咸歎異焉。後其狗忽病癩。皮毛脫落。且有穢氣。然每日聽經如故。一日月印忽謂其徒曰。此狗可厭。汝輩可牽出撲殺之。其徒咸駭然。罔測其意。以師素嚴重。不敢違。姑呼狗出。禁勿使聽經。實未忍殺之也。越三日。狗又乘間來聽誦經。月印見之。驚曰。汝曹未殺此犬乎。殆矣。殆矣。殆矣。命其徒至某村某姓家採問。則有一婦坐蓐

三月。犬產。其勢垂危。乳臂束手。月印乃曰。汝曹不忍殺此犬。乃忍殺彼婦乎。此犬不死。彼婦不產。乃命其徒立時撲殺之。再偵之。某姓家則已產矣。男也。月印曰。此犬以聽經善果。得託生爲某姓男子。小有祿位。昔不及見矣。汝曹識之。及某氏子稍長。輒來寺中。依依不去。月印摩其頂曰。汝不昧宿根。此意甚善。但尚有小富貴未享。勿遽來此也。某氏子後果膺微秩。其家亦有中人之產。晚歲家居。恆寄宿寺中。時月印圓寂久矣。爲營治其喪。寺中屋傾圮。亦出貲修理之。并買田供常住齋。年七十餘而終。

維揚李氏婦。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齡。同邑富人悅婦。豔其色而無以自媒。乃重賂其鄰。使爲媒。會其子將出就傅。鄰人以告某。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于其旁。倡修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言曰。欲入塾者勿拒。使鄰人以告婦。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善遇之。頻以飲食餽遺。一日出十數金付兒曰。聞子家徒四壁立。願以此少佐饘粥。子持歸白母。婦曰。將重言也。得毋誘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某則大喜。又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

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子謝曰子之惡愈
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釋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
特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
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
壻死女斬衰往弔聖人既爲制斬衰之服則已有夫婦
之義其比既葬而除之者禮爲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
言未爲定論乃粵東之俗有所謂慕淸者則眞出乎人
情之外爲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嫁夫死不嫁曰守
淸原未許嫁而締婚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慕淸
有許氏女年逾摽梅言於父求慕淸母謀之父父不可

女曰。如以逝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然。不重有憂乎。且女弱。亦不任巾櫛事。苟或遁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可也。若女雖喬木。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母何須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將婚而夭。所聘之婦不能守清。陳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訪求繼清者。媒妁以許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略循定省虛文。此外無一事。窗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已許嫁葉氏。與嫂極相得。每至嫂所。其語輒歎曰。嫂幾生修此清福。許女曰。止憑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

我也小姑乃日聒其母亦求慕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
葉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于歸强之亦恐非福
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女同居至於白首親族中或傾
稱爲貞所謂非禮之禮也
道光間江南常州龍舟特盛然多亦不過四五艘且舟
高於屋運掉不靈實亦無可觀觀者之意不專在龍舟
也自五月起至六月初旬或猶未止城外有地名唐家
灣者尤畫舫聚集之所每日東艇西舫鱗次櫛比笙歌
如沸粉黛如雲蓋亦一銷金鍋矣余時客常州居停主
人邀余同往觀之見鄰舟一大腹賈挾二三妓飲酒樂一

幼妓於憐。狀甚羞。余命移舟避之。一榜人且解纜且太息曰。孽報孽報。余問其故。榜人曰。此三妓。乃三姊妹也。其父在日。為武進縣吏。魁梟侈特甚。每年夏日。輒乘舟至城外納涼。招妓佾酒。舟中先備有紗縠衫褲。妓至則命易之。偏體寫膚。望之了了。如無衣者然。屢坐吾舟。吾時年少。樂觀之。輒給事於其側。得窺目焉。不圖至今日而其三女。乃有甚於斯也。豈非孽報。余歎曰。然則此大腹賈。亦可危矣。

譚某不知何許人。客於荊州之沙市。年少美丰儀。市有周媼者。貢阿芙蓉為業。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風致。譚屢

過之。遂與月成。使人風示媼。媼居爲奇貨。未諾也。女乃與譚約。效文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媼偵探無蹤。痛哭數日。竟服生鴉片而死。譚與女寄居漢口。甚相得。然女每夢母。呼與俱返。覺而語譚。譚曰。此所謂思夢也。一夕。女倩鄰媼。買佐釀半盞。置牀頭。女故善飲。亦不異也。夜半。忽開帳中躍出。披髮跣足。腹內聲如轆轤。十指甲色皆紫黑。始知已和生鴉片而飲之矣。救治不及。竟宛轉而死。咸謂母來索命。令謝此女背母而逃。致母於死。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爲祟也。衛靜瀾廉訪曰。余披覽案牘。見服生鴉片殞命者。幾於無日無之。竊此物近

來所在皆有。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購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爲傳播。其方用雄黃二錢，雞蛋清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張永祺，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歲，挈之如母家。其姨女適某氏者，亦産一女，亦一歲。與張子貌酷似，乍視之莫辨也。及何歸，則呱呱者已爲某氏女矣。蓋母家戲易之，以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嫗往易之。至何家諦視，則實張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嬉戲而起，乃已易子而歸，仍見爲女。及攜女來易，又見爲子。此必有異矣。乃自攜其女

之矣至張家還之但曰事誠可異矣勿播揚也嗣是兩家子女時時互易始知其所以然後招姨女來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爲戲也

黃某不知何許人父商於羊城遂家焉妻何氏父在時所聘父執女也黃闒冗不能自立父死遂入於下流數年盡亡其貲至無以存活何曰相偕俱死與君何益有一策可兩全君意如何黃曰何不爲門戶計任卿所爲何曰妾姑母有子婦早寡欲得一人爲伴伴君如肯捨我彼願如買婢數十金不吝也黃從之何商於姑歸告黃曰姑始以離人夫婦執不可我力言之乃可然須即

親筆一紙書爲約。死日後有遺言。姑嘗以五十金利筆
也。黃欣然書約。何持去。遂不歸。有知其事者。曰。何女。蓋
效買臣妻故事。所言遣也。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有母及諸弟。無恆產。傭力以養。耕
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
母。日以爲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婦亦婉婉聽從。
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如嫁汝。
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
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負我。且吾母得存活。卽
汝所以報我也。婦乃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

士成壙。諸弟成立。皆爲婚娶。或勸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吉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不娶。獨廬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饑。賣妻臧氏。與孔景行。以其貲養母。是鬻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爲訓。然則鬻妻養母。於義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既得姑歡心。或母知婦見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而轉不足以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義。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殺。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饑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

然者也。委山圖金。豈遂乏術。而計必出此。不殷委巷細民。未聞大道。能制愛爲止。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爲訓者也。

阿勝。廣州人。談者逸其姓氏。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貲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於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游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買婚非禮也。吾何慮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船。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遽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

卿閨中弱質何爲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家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爲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

廣東花縣有一村聚距城數十里河水縈洄淸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人咸呼爲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焉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衛遂廢其祀附近有甑窰相距里許窰人舁之歸謀奉爲窰神是夕窰中

有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甎。皆成血色。咸謂石爲祟。復見而棄之河干。適有漁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尾。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鄉邑三山縣人聞其事。因神之。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境與從鼓吹導之以入。蠶異大驚。祭賽無虛日。爲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況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

朱子顛者。婁縣農家子也。家本赤貧。又煢煢無所依。日

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自蘇省竄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爲。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飢寒。故丐也。不則爲竊爲盜。胡不可乎。我不爲竊爲盜。乃從爾等作賊耶。抗聲大駡。遂見害。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行丐烈士風矣。

漢陽朱勲臣。偏屬淮城。一日忽於案頭得張謁門書云。欲借宅同居。朱初不知張爲何人。且閒測書所從來。正疑慮間。俄又得一書。乃知張係狐也。徧是處有書來。而不以形見也。朱懼。謀徙居以避之。旣居而張仍從徙。有請

箕仙者。朱往問之。則柳仙降。判曰。張禹門吾弟子也。與汝有夙緣。宜爲延祠。朱謝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議。及期而往。乩中書一大字。朱方欲再問。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於是大懼。鳩工庀材。刻日成之。祠成而張仍往來朱家。適有爲朱女議婚者。朱以問張。張報書曰。此不可許。三日後。當有爲人來爲媒者。越三日。有一老嫗來爲徐秀才之子求婚。老嫗爲媒。始悟爲人謂嫗也。狐居人家。載籍所記。多有其事。此狐自稱張禹門。不知其何從得姓。何義命名也。箕仙殆即此狐。狐爲之託名。柳仙亦無其人。世傳柳仙爲呂純陽弟子。蓋本元人雜劇。此豈足

為典要。且考宋鄭景璋蒙齋筆談。識呂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城南老樹。乃古松也。則知元劇已屬訛傳矣。余雅不信巽仙。竊謂當今之世。而欲絕地天通。宜首禁此術也。

何則。蓬雀林人。腐於積陰。披背數尺。瀕年折腳。耗其大半。矣況無曬。倘作狹邪遊。生一脈曰巢雲。別能有放名翠者。曠楚楚有致。何洗出人之。忽見一婦自僚外過。淡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此折腰。倩擊連爲之先容。翠蓮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此樹託孤身於此。不能拔出污泥中者。則委身可也。若親作路旁柳。伊不肯也。何也

若然。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囹圄。妾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貲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大夫或不及矣。

陳朝贊江西南安府人。談者失記其業。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孫矣。陳於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飲。諾之曰。某幸藉先業。加以積累。今擁貲三十餘萬矣。多藏厚亡。非所願

也願留奇零之數以贍妻拏其二十萬歸始祖祠中其十萬歸支祖祠中族人其息仍以三分之一歸吾子孫恐子孫或不能守吾業仍可藉此爲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喪葬咸有助孀者孤者廢疾者貧不能存者咸有資歸始祖祠者徧及同族歸支祖祠者惟及同支以賢且才者一人司其事雖一龐之也不得私鬻卽以吾今日之言爲息壤矣闔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爲何如子亦矢言惟父命是從議遂定夫金穴銅山終歸於盡陳翁此舉非獨高義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之貲於一家不三十

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所入三分之一則是使子孫長有十隅也老子曰既已爲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其是之謂耶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滬瀆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爲女時女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嫻習女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頭弄姿非良婦出攜女而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林柿熟製爲餅必先曝之於場夜則遣守之有某甲以此爲業場中積柿如山中搆木棚爲守望所一夕寢棚中聞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咻咻焉木棚爲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梃尋之至一處見虎屹然立衆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戈擠之應手而仆則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膽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爲也

陳元紹順德人家少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

嬌養殊甚不脩婦職陳責之輒反唇父母戒陳曰和氣致祥愼勿爾也陳恐傷親心亦曲忍之會陳父病湯藥皆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者陳固心銜之及父病愈陳薄責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非大事何便作賤人家兒女哉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出排解陳偶一舉手誤擊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母麾之出陳驚懼不自安竟亡去月餘自廣州貽其弟書曰兄無狀不可爲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望生還書到之日卽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亦無其子姓名或

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攜册作地事出無心不孝之小者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至性頗亦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同年應敏齋廉訪寶時嘗從金華至杭州夜行錢唐江中其時將二更矣月色微茫遠樹彩略可辨帆風而行風力甚小故舟行頗遲才俄傾長年三老皆偃息蓬底舟中諸客亦俱酣睡敏齋獨據一僕坐船頭觀江中夜景所過之地名鮎魚口有小沙洲舟沿洲而行相距纔數武見洲上有一人與舟並行遲速適相等其人長丈餘視常人幾三倍之衞體青綠色但望之不甚親

切不知其爲肌肉爲皮毛爲鱗甲也顧問其僕曰汝見彼人否其僕不應敏齋閃避入舟中其僕攜坐具從之入旋即大吐問其故曰主人所見奴亦見之不特形狀可畏且其氣甚腥適聞其氣故吐也敏齋後爲余述之云不知是何怪殆傳記所稱[illegible]人之類歟余謂沙洲無草木不應有此且草木之精其氣亦不腥此必水怪也以形論之其長如此非魚即蛇搜神記載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出與戰仆之於地乃是大鯷魚君之所見或亦此類乎

聶道人湖北鍾祥縣人乾隆甲子歲邑大水聶已五歲矣有盛契眞者元游客之道士也憫其孤露收之門下然聶故鈍根一無所能盛死聶雲游天下不知歷幾何年月嘉慶初始居涿之長春觀往往赤雙脚持長柄鐃行歌於市至同治甲戌其年一百三十有五髮絲齒貝無異髫時不知其得道引術而不死耶抑其稟賦獨厚也不可謂非異人矣

鄂人王蔡堂游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齎僑居同鄉陳姓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簾櫳低掩中有麗人衫裙繽紛影隱約可覩王意方鬱鬱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

覺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至自
識之否即簾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識女憮然曰誤矣
王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
獨居頃從簾隙窺君頗似舊識某郎故遺婢相招而不
知非也王因辭去女請留酒小飲以謝過王謝曰素昧
平生何煩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遇合即是
前緣君旣閒游妾亦枯坐杯酒小敘亦足破寂君何介
介懷王遂留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客囊如
洗進退維谷若小有積蓄資得入都門則輦下尙有故
人或猶可謀薦也女曰君勿憂妾雖巾幗頗具湖海襟

憬必當竭力酒能覓出百金贈之王携以入都所謀果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而不知何處矣

番禺何桐嶼於同治癸亥初冬有戚某向其借洋錢五百枚何以其人舊曾借貸兩次皆如期而償遂諾之立券期於歲杪至期往索某詫曰君夢歟抑戲也業已還君何又索為何驚問何時還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攜洋錢至君家交君手承君留我小飲猶如昨日事何遽忘之謂予不信君還我借券猶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券尚存我匣君何偽造此某曰如君尚存借券請以示我何至家檢視匣中諸券皆在此券獨無惟諸券中渫

有一紙厥似前所書券而無一字其事遂無以自明皆至神前瀝雞血爲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秘物代盟書券久而字跡脫落遂成空紙殷成式酉陽雜俎稱江東人或取烏賊魚墨書契以脫人財物知古有此事矣。

落地開花礮其礮子雖年久尚能炸裂鄉民拾得者因其封口處有金皮貪取其金每致傷命甲戌正月上海劉河鎮東洋子涇橋鎖工陳小弟因漸歲負人債進無以償思同治元年七月中官軍開放落地開花礮有礮子落其地陳小弟埋之土中久思鑿取其金未敢措手

至是已歷十三年久在土中必受潮溼計必無礙矣乃掘出用斧鑿取金皮忽然炸裂陳頭面俱焚左手打在數里外楊樹上室中一老婦一童子均轟死軍興以來官軍用落地開花礮往往不利其礮子之遺落者所在有之願得者以此爲鑒勿貪小利而致大害也

上海某甲商於津門十年不歸其家止一妾二女妾故市娼不能獨守空幃也長女頗有母風母倚之爲錢樹子無何從人亡去乃使次女繼其業次女不可母憾焉會有六十翁欲買妾母貪重值以次女妾之甫一載翁死無子家業盡爲族人瓜分久惟以鍼黹自給母謂之

曰人生世上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爲嘗爲汝別覓佳婿汝斷髮自誓竟不可奪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殆此女之謂乎

李廣元不知其鄉里妻早卒遺一子長曰上朋年七歲次曰上俊三歲李續娶鄭氏性陰險諳蠱惑視前妻子如仇日加楚毒會鄭所生子夭謂由朋驚之使然益虐遇之朋竟死俊忽得顛癇疾忽歌忽泣殊無人理鄭以爲僞試以穢物予之食盡無難色乃視爲廢物亦不顧問如是者數年鄭死俊忽自愈父怪之俊泣曰兒病僞也非僞爲狂疾則死繼母手久矣今繼母死又祭父復

有憐兒意故敢以情告也此子在童年即能韜晦自全其德慧術智過人遠矣

黃崗縣易家坂有易翁者夫婦二人老而無子止生三女長次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翁死母女相依爲命每撫女歎曰恨汝非男子也年十九而嫁夫家甚貧故恆居母家癸酉十一月初十日風雨大作女偶立門前爲狂風捲去母偵探無蹤三日後忽自返問所往茫然也而下體已化爲男母偏告族人驗之信乃出錢七十千與夫令別娶妻女易釵而弁已聘王氏女爲婦矣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事見開

元占經引汲冢紀年然則此事自古有之不足異也

藏琴非先生名㕍謙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與余兄

弟行而余少時曾請其授讀故始終以先生稱之其館

臨平孫氏時一日行於途有娶新婦者綵輿經過先生

避立道旁俄風揭轎簾瞥見轎中白如霜雪一瞬之閒

未能諦視而心頗異之偶言於先大夫先大夫曰此必

是日犯白虎凶星得君文星解釋之傳記中多有此事

君異時必大貴也衆皆以爲然然先生於道光丁酉舉

于鄉越二歲客死京師竟不顯

安徽玉溪口泊有礟船二有某廣文挈眷屬坐小船過

其地日暮泊焉夜鼓再嚴管帶礮船之營官乘他船出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殺其艫唐文見盜至大呼礮船救援即殺之并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僕長年三老均投於水因斷其纜使順流而去及營官回見鄰舟不在問之衆曰已解維行矣營官驚曰黑夜江行必有失事汝曹胡不阻止衆曰阻而不聽也營官見几上有翡翠條脫一事審視即鄰舟女子腕上物也因亦不言及旦鼓發哨乃告於統帶之官捕船中兵勇嚴鞫得實梟其首於竿苜蓿葉中度撫長物扁舟江上竟占无妄之災信乎江湖之險不獨風波也

范某年四十無子止一女名婉如頗婉孌可愛有甥李仙槎五歲而孤偕其母以歸與婉如年相若交相憐也仙槎性柔和范妻亦喜之呼爲李郎仙槎母將死泣謂范曰吾惟此子恨不見其娶婦婉如我所愛也異日無令歸他族吾死目瞑矣仙槎旣長范予千金使營什一利而仙槎不善經營數年折閱殆盡范因憾之寢前議仙槎聞之仰藥死婉如亦縊以殉范大悔恨合葬之

揚州某甲生一女年破瓜矣頗有姿色其東鄰爲某氏別業某子爲邑諸生讀書其中翩翩少年也女屢入園採花與生有私女父母知而防閑之遂絕迹生思慕綦

切一日女至曰殆矣父母將爲我擇配矣君急以媒妁來或猶可及也言已即去生告父母初不可强而後可媒者致命女父母曰齊大非吾耦也且知女私於生恐異日不爲舅姑所禮竟謝絕之而許女於他族女知事不諧服阿芙蓉膏死生聞之亦自經死兩家父母皆大悔卒合葬焉癡兒騃婦頗乖風化其情可憐耳此與前所記李仙槎范婉如事相類然彼則始有成言謂之囚情而死可也謂之守義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擬矣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娶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

謀於李李曰君爲男子而謀及婦人無已請鬻我乎妾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鵓鴿乎滬俗僞鬻妻妾於人伺間亡歸謂之放鵓鴿黃從之僞爲兄妹鬻於浦東曹氏爲妾不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頗落寞曹置黃衖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別李始不出久之乃出不數語遽厲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去我言於主人縛送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獨鵓化爲黃鶴一去而不復返矣此亦爲鬼爲蜮者之所不自料也

韶州李弼廷有女曰松姑年十五矣自幼佞佛奉一檀

木觀音像已歷六寒暑父母欲議婚女不可父曰此皆奉佛之故也欲毀其像女急白母言像不可毀請從父命乃締姻於程氏女自是消癯異昔醫者診之言脾肺俱弱矣一夕女午夜欲起禮佛覺有物觸臂方驚詫而腕已受傷呼婢燭之則有一蛇長二尺許色如墨蜿蜒下榻去父母聞聲趨視蛇已不知所往視女傷處蛇齒宛然黑氣縷縷直達臂上醫至謝不治黎明竟卒或言女本天仙化身不合締人間姻眷故菩薩使以潔身歸淨土果爾何不使以無疾化去而必死於蛇口乎是殆有夙冤也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火燒屋家人不能防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以之益憔悴無人狀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壻膺惡疾女之命可知矣從一而終義無他議與其老死閨中為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父母初不許言之益堅乃如其志歸壻居山饑飽寒煖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犬夫即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遂愈病若失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鮨

魚食之已好其生所食嘗即此歟殆用林文采首之歌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蹟非偶然也

杭州顧茂才客吳中甲戌春死而復蘇自言初死時但覺飄飄如飛霧而上繼而復下則仍在吳市也青衣三人導至一處即蘇州府城隍廟神出問話數語便云誤矣遣之還甫出門遇故人孫某吳中諸生前數年死者也與偕至圓妙觀茶肆小坐詢問冥中事與人世同亦隨時變易陽間遊傳十殿閻羅此唐制也唐分天下為十道故冥中亦設十殿今則省并雍正以前冥官尚有前代遺賢今則皆　本朝官省衣冠儀從悉今制也

茶罷徐別去及家門如夢忽覺則已死三月矣因胸次微溫故未殮耳考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則唐制十道爲時不久中葉以後冥中又嘗增置閻羅矣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貴官則理固不妥蓋人死爲鬼人不能無賢愚鬼亦不能無善惡非於人鬼中擇聰明正直者主之則不勝紛紛矣然世間無不死之人即冥中亦無不散之鬼蓋精氣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爲稷自商以來祀棄爲稷蓋柱之神滅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前在京師見許文恪公公言有一人

因病至冥中所見冥中官吏大半熟識聲音笑貌一一與生時無異余曰然則生而有官者死亦有官守如余者生爲閑散之人死亦宜爲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遨遊不亦仙乎公大笑

滬上有流寓陳氏婦嫠也攜一女甚美婦與某甲私甲曰爾曷以女妻我則我并迎妻母以歸誰議我者婦以語女女不可婦戒於甲言卒以女許之將成婚女醜其事縊而卒婦懸懼即遷去而居此室者輒見怪異竟莫敢居余謂貞烈之魄固應不泯然女之烈益著母之醜益彰惜無人敷陳此義以消釋其怨氣也

湖北荊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爲業甲戌初夏獵於鄰村李家籠偶憩林下同夢一老人告之曰午後幸助我一臂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簷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擊則吐黑氣禦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過始蘇視毛辮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苦聞人言五里外茭尾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翅知即此物矣

粵東丁維勛賈於滬上娶婦王氏甫踰年丁病瘵王扶持維謹丁自知不起語王盡自爲計王以死自誓越日

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諒之甚乃趨別室縊而死丁大感慟將殮力疾起拜無何亦死此婦殉夫於夫未死之前似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勸令自爲計故以死自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時嘗作秋胡婦詩曰桑下相逢本偶然黃金綳似試嬋娟妾身屢學田光死一使人疑不值錢此婦殆亦此意矣

上海譚家橋有宋姓盾此有年矣一女年十六頗有姿爲有誣以他事者女無以自明縊而死厝其柩於河干宋旋遷居維揚女之柩遂無過問者久之將陷於河鄰人胡寶素豔女美心悼之爲改厝於高阜俄夢女來拜

謝姿態如生胡大喜引與並坐語及絕命之際哽咽不成聲良久不去遂與狎自是無夕不至胡竟病瘵死此女可謂以怨報德矣昔伍員伯嚭皆以宗族殲滅逃死於吳吳王為之報讐雪恥其後伍員昔日犯顏所以報吳王也伯嚭逢迎將順亦所以報吳王也吾安知伯嚭之意不以子胥之悻悻然為負恩哉然其報之適以亡之此女亦乃類是

揚州城外二十里有地名灣頭一夕大雷雨震開一穴次日衆人縋入則穴中空洞若夏屋然一棺甚巨衆意其有寶器發之一人偃臥白鬚及腹儀容甚偉得一珠

於頭得一劍於腰取之出更入搜索則屍已化為灰矣於棺之前斵片木出隱約有大業字不知隋代何人之塋也其事在甲戌五月

太倉城北十里地曰毛市有許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溧水人許督之嚴每年止許一人歸是歲應句容陸姓者歸某工與同邑託傳語其家及陸返某問家事陸囁嚅久之曰吾負君矣嫂因久曠謂余共衽席余不能拒也某不信陸曰嫂脇下有兩黑子如豆大然乎某遂無語次日懷刃亡去許知而追之已附舟歸矣某抵家叩門婦出刃之斃即至婦翁家言狀婦翁大駭偕其子同

往視之則婦固無恙問以前事婦茫然曰吾未見夫歸也相與駭異忽見所奉觀音像有刀痕數處乃悟其故正其羅拜而許與陸踵至陸力白前言之妄蓋陸至某家婦登梯取屋上所曝醬俯容陸竊窺其腋故見之也一言之戲幾至殺人非菩薩慈悲則此獄坐死者不止一人矣

紹興周某習申韓家言館於某邑邑有因姦殺夫者亦舊族也死者一美少年年二十餘婦年與相若國色也真姦夫年近半百黑醜可憎官惻婦婦惟俯首飲泣歷其指痛欲絕周窺而憐之私問其故婦曰數年來惘惘

如夢都不自知殆夙業也周曰以卿弱質何以堪此不如姑認之徐圖一死因舉小盒示之蓋阿芙蓉膏也婦亦會意案將定周遲回未忍屬稿而婦仰藥死矣俄見夢於周曰妾死不徹孽仍墮畜類畢命砥償以償今世之愆三十年後君為平陽士人當侍君巾櫛也事在隔世無可證驗或當不妄耳觀其後果信其前因婦所云夙業亦不虛矣

上海浦東張老蓮先世本多田翁老蓮性儉嗇未嘗妄用一錢及病篤命其弟與子析祖產為二各得其一室中有銀一篋乃老蓮手自積累封識嚴密者是命其妻

啟之將議分析而老達已逝乃共驚怛忽篋中銀錠隨風飛去爭起撲之如蝴蝶蹁躚不可捉摸或偶得一二隨手即空俄頃之間篋中之銀烏有矣乃悟作守錢虜亦正須編張老達不能用之猶得守之其子若弟欲作守錢虜而不得也

慈谿北鄉有葉姓者於甲戌五月生一男人身而虎面駭而棄之野其鄉人往視猶未死乃祝曰爾三啼當抱汝歸兒果三啼乃抱之歸明日鄉黨畢集爭取視之或有為葉惜者葉亦悔之以青蚨一貫贖兒云越宿兒竟死不死於野不死於鄉而仍不可育不知此何故也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微火於鑪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發聚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倚鑪而竊且笑且發聲起搏之一跳即逝或曰此山魈也是畏爆竹乃伺其至然爆竹投之鬼驚仆衆入執之於其足旁得一鼗鼓鬼雖黑醜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鼗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即大笑奮足一躍倏忽脫去抱朴子登涉篇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名曰魈呼其名則不能犯也此鬼形狀為山魈無疑但不知所持鼗鼓何用耳

吳中錢氏婢嫁鄉間一農家子其地有所謂清明山太太者相傳爲太湖黑魚精也忽附婢言前生爲姊妹故來省視口操北音清脆可聽嗣是每數日必一至積三十餘年惟婢見之或問婢太太作何狀曰年三十許歷年以來未嘗衰老我今龍鍾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見時也錢氏告主使婢入山進香并命僕阿勤從之欲覘其異甫出門婢騰身作據鞍狀又舉手作揚鞭狀其行甚疾阿勤追之不及歸而問之曰太太憐我不任跋涉以僕馬來迎也婢卒亦無他異山中初無神祠惟空屋中一几一椅而已後村人塑爲男像又有飛虎城隍之名

聞高伯足率吳縣禁絕之

吳中某甲以行賈至滬上偶作狹邪遊悅一妓酒闌之後送客踏歸將歡同夢偶問及家世里居則卽其亂中失去之幼女也顏色俱變妓問之以實告妓大啼父搖手戒勿聲徐謀爲汝脫籍乃怱怱辭去念客囊羞澀安得此贖女之貲而久不忍其淪落轉展無計竟服阿芙蓉膏死此人既遇其女不思援手而以身死之亦可謂無策之甚者矣

粵人某甲游於滬悅一妓名某爲脫籍攜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鬻婦於平康以其貲料理訟始

解鴻洲入青樓鬱鬱不自得申時往慰喻之擬重爲脫籍而苦無貲乃復至滬將醵於舊友久而無成鴻在粵日夕企望忽訛傳申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申使歸復圓破鏡焉此女以既嫁之雲英爲下賤之馮婦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責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其意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書善從長仍以貞烈許之可矣